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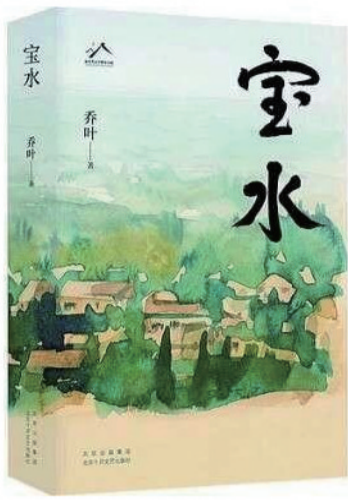
乡村振兴中的“最美底色”

——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宝水》

汪志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8月11日揭晓,女作家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成为获奖的五篇小说之一。《宝水》讲述了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生机和活力重新焕发出来。人到中年的地青萍被严重的失眠症所困,提前退休后从象城来到宝水村帮朋友经营民宿。她怀着复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庄的具体事务,以鲜明的主观在场性见证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自身的沉疴也被逐渐治愈,终于在宝水村落落地生根。

《宝水》在2022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时,被评论家认为是“目前为止,书写新农村建设、写乡村振兴的出色之作”“一部中国七零后长篇小说的突围之作”。该小说在今年“4·23”世界读书日期间荣获了2022年度“中国好书”称号。乔叶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她于1970年代出生在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一个普通农家,20世纪90年代初,乔叶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乡村女孩,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回了豫北老家乡下教书,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在她的生命长度中约占1/3,且都浓缩在20岁之前,四年后乔叶被调到县城工作,几年后又调到郑州,直至两年多前来到北京。随着离家越来越远,她对家乡的认识和理解也有了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和全新的激情燃烧过程。评论家李国平谈到《宝水》时说:“《宝水》的诞生是领生活之命、文学之命,寻找文学新资源之命。”



为什么叫“宝水”?“宝水”是小说《宝水》中一个村庄的名字。乔叶说,以《宝水》为书名,表面缘由是村中有一眼泉水,泉眼状如元宝,因此得名宝水泉,村名也便叫了宝水村。小说写的是村中故事,自然就以此取名,更深层所指则是宝贵的民间智慧和人民力量。

宝水作为豫北太行山深处一个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因为转型而获得了多元力量的参与和支持,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

小说以冬——春,春——夏,夏——秋,秋——冬共四章120个小章节为时间轴展开,开篇写正月十五落灯,尾篇又以大年三十点灯结束,首尾呼应,形成了一

个巧妙的闭环。全篇又以“平淡而近自然”的方式写宝水村的乡村旅游由乱到治的进展,诸如如何解决激增的客流导致的堵车和停车问题,如何处理生活垃圾,如何与游客打交道,既做好服务又赚到钱等等。随着事件运行,一年四季时序也持续展开。四季自然交替,万物生生不息,它们隐而不显、含而不露地成为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没有着墨于大而无当的观念,而是深入到生活的最底部,去观察乡村社会的人和事,每一个细节,写得非常扎实、饱满。作者笔下的乡村,既不是甜美的牧歌田园,也不是荒废的故土,而是一片充满生机勃勃的土地。“乡村自有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看它貌似颓废了、破碎了、寂寥了,但其实乡村的骨子里很坚韧的某种东西还在。我肯定也不会美化乡村,而是想以文学的方式写出乡村的复杂性、多重性。”乔叶说。

《宝水》,这部长篇是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力作,生动地呈现了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变,四个章节如同一幅长卷,在四时节序中将当下美丽的乡村生活和火热的新农村建设娓娓道来。宝水,这个既虚且实的小小村落,是久违了的文学里的中国乡村。它的神经末梢链接着新时代乡村建设的生动图景,链接着当下中国的典型乡村样态,也链接着无数人内心的城乡接合部。村子里那些平凡朴素的人们,发散和衍生出诸多清新鲜活的故事,“宝水”就是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最美缩影。

从此多事矣

赵宽宏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民国时著名大律师,钱钟书的岳父。他有句名言,有了“财产”,“从此多事矣”。

他到苏州工作时,开始只是租房安身,因此他夫人抱怨说:“我家历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盖一所房子了。你做律师,也得有个自己的事务所才是。”于是,他用他的一笔人寿保险费,买了一所破旧的大房子。那是明朝时的房子,都快倒塌了。他买下这没人要的破房子后,修葺了一部分,拆掉了一部分,才算有了自己的窝。不过却常戏说:“从此多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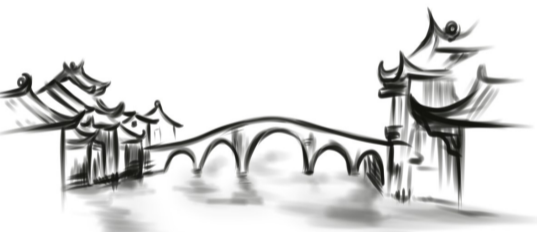
杨荫杭反对置房产的原因是,对本人来说,买房经营,费钱费力,一不小心还会成为房奴;对子女来说,遗产是个“大害”。他常举例说,某家少爷假如祖上没有留下房产等财物,就没有现成的可“吃”,就会穷则思变,奋发图强,也可能就会有所作为了。

现在他躺在祖上留下的遗产这个安乐窝里,就使他不用上进,成了废物了。所以他明明白白地说:“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不过新中国成立后,杨绛曾深有感触

地说: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也不多了,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上进的却又那么多。

“从此多事矣”!杨荫杭的担忧令人警醒,杨绛的感慨同样叫人深思。



中年喜秋

郭华悦

喜欢秋天,还是近年来的事。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季节,是春天。春天的春暖花开,鸟语花香,总仍在一瞬间彻底俘虏孩子们的心。沉寂了一冬的童心,在春风的脚步到来之际,又开始雀跃起来。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

那会儿,总觉得春天就是这个世界的全景。春,是一年之始;童年,亦是一生之开端。在父母的呵护下,春天对于孩子们来说,无异于美好的符号。也正因此,孩子们对于春天,自然有着特别的偏好。

后来,长大了,却开始觉得春不如夏。夏天里,那片葱茏的风景,那种汗水过后的畅快与充实,是春天无法比拟的。年轻的人,躁动与勃发并存。对未来充满着憧憬与斗志的我们,更觉得那种奋斗的日子,才是真实而淋漓尽致的。于是,夏日自然也成了当时的最爱。

而如今,最爱的季节却成了秋天。早些年,特别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总觉得秋天是个充满了惆怅与哀伤的季节。在那激情昂扬的岁月里,自然对秋天这样象征着悲伤的日子,不大喜欢。直至今日,人生一路走来,这才发觉自己往年对秋天的偏见,其实是一叶障目,不见其他。

你看到,秋天里那种醉人心扉的宁静吗?一盏茶,一本书,就能放飞思绪;有月光的夜晚,院中小坐,临风赏月,顿时万物空灵;有雨的日子,临窗静坐,闲听雨声,也是一种绝佳的享受!

你尝过,秋天里那种丰收的喜悦吗?春的萌发,夏的激昂与奋斗,在秋天则成了一枚枚沉甸甸的果实。品尝着这些混合汗与泪的果实,你才能真正感受到,过往那些岁月的价值。秋天会告诉你,人生至此不虚度。

这些感悟,年少时哪能明白?秋日看似哀愁的背后,是历经浮沉的生命轮回;秋日的萧索,是丰收过后的充实。这样的秋天,又怎么会不可爱?领略秋天的美,你只需一颗平淡而简单的心。

武威市民勤县红崖山水库 李军/摄影



红崖山水库观鸟

李金莲

红崖山水库位于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河下游,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是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有“沙海明珠”之称。库区碧波万顷,草木葳蕤,是禽鸟的乐园。我喜欢在红崖山水库观鸟,每次途经那里,总会停下来,到大坝上走走看看。

毗邻公路的大坝并非观鸟的最佳位置,这里水较深,来自外界的惊扰也多,禽鸟们不是很待见。坝上建有几处观景台,倒是比较清幽,但面对的并非禽鸟聚集之地,只适合极目远眺。观鸟的最佳位置在入水口一带,那是一片与山岗相连的湿地,芦苇丛生,矮树成林,昆虫繁多,鱼虾肥硕。湿地为禽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芦苇丛、矮树林以及不远处山间岩石的缝隙处,是禽鸟繁育后代的场所。

对禽鸟而言,清澈的水体、丰茂的植被诱惑力十足,它们会闻风而来。于是,在红崖山水库栖息的禽鸟种类逐年增加,黑鹳、豆雁、鸬鹚、白鹭、苍鹭、赤麻鸭、斑嘴鸭、红嘴鸭、白尾海雕、凤头鸊鷉……有的常年可见,有的则只能在某些时间段看到。无论哪一种类,其数量都在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禽鸟与红崖山水库缔结相聚和重逢的契约。

伫立在堤坝上,看这些禽鸟飞起下落,很是减压。我可不假思索呼出名字的,也就绿头鸭和天鹅。绿头鸭最是寻常,县城公园的人工湖里可见其踪影;天鹅知名度大,曝光率高,比较容易辨识。

晴好的天气最适宜观鸟,风平浪静,水暖沙白,鸟儿们心情舒畅,尽情展现自己的风姿。鹰隼之类的猛禽通常喜欢独来独往,成群结队的多是性格温驯的鸟类。因为不怎么牵涉到争夺食物这一核心利益,它们尽管种群有别,却也能够相安无事。虽然和这些鸟儿尚隔着一段距离,观鸟时,我还是会把手机调至静音状态。它们很机警,纵然手机铃声优美,它们也没有兴致欣赏,只会留下一串远去的背影。

清晨时分,水面上氤氲着淡淡的水汽,远处的山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鸟儿们的身影伴随着清脆的鸣叫声由远而近、由小变大,为这幅墨墨晕染的山水画平添了灵动之气。它们用喙梳理羽毛,像极了用心梳妆的女子。傍着绚丽的朝霞,它们舞动翅膀飞往自己的心仪之地,开始了为生计奔波的一天。

距离堤岸远一些的地方,水深约摸三四米,颇受禽鸟们的喜爱。它们有的在水面上游弋,有的贴着水

面飞翔,有的在天空中盘桓。在水面上游弋的,倏地脑袋一歪,像是轻吻了一下水面,做出吞吐状;贴着水面飞翔的,突然爪子往水里一探;在空中盘桓的,忽地一个猛子扎进水里,露出头时已在十余米之外……

夕阳的余晖映照在水面上,将鸟儿们的身姿映衬得百媚千娇。此时,正是它们短暂的休闲时光。它们的嗓子圆鼓鼓的。浅水处,有的三五成群,打闹嬉戏,不时激起片片水花;有的静立冥想,似乎对眼前的喧闹毫不在意;有的则成双结对,与“大部队”渐行渐远……一旦受到什么惊扰,它们便振翅高飞,动作敏捷利落。

夜晚,同伴们都进入了梦乡,忠实履行职责的“哨兵”仍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一旦有异常,它们便厉声发出警报。同伴们收到讯息,旋即做出反应。如是,往往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到处是扑打翅膀的声响,到处是充满惊惧或疑惑情绪的鸣叫,夜的静寂被打破,好一会儿才恢复平静。

在库区行走,无论春夏秋冬,总会与志愿者们不期而遇。他们清理水域垃圾,救助受伤禽鸟,阻止盗猎盗捕,是这些生灵的守护者,也是库区一道亮丽的风景。

初冬的红崖山水库最美,天空中不时飞过成群的赤麻鸭,还有忙碌觅食的豆雁、秋沙鸭等,给寂寥的冬日带来些许热闹。最惹眼的是白天鹅,它们游弋在尚未结冰的水中,娴静、端庄的举止将长途迁徙的艰辛掩藏得严严实实。

数九寒冬,水面封冻,尤其是一场大雪过后,一切都将被皑皑白雪覆盖,禽鸟们觅食变得困难。这时,志愿者们会给他们投喂玉米。一些鸟儿明显是急性子,不等玉米粒落地,便大着胆子扑将上去;有的鸟儿则很矜持,在不远处观望,等志愿者们离开一段距离,才围拢过去。

几个热衷摄影的朋友把红崖山水库作为创作基地,禽鸟们便是他们的“模特”——它们需有足够魅力,才赢得了这些摄影师的法眼。他们每隔几天便驱车前往库区,不惧烈日,不畏寒风,可谓风雨无阻。他们精心挑选位置,架起长枪短炮,捕捉美妙的瞬间。那些鸟儿仿佛感受到了他们的善意,在他们侧旁活动,甚至会上前去打量他们的器械。

鸟类的多寡,无疑是一个地方是否充满生机的重要参照。红崖山水库水色与鸟影相辉映,是鸟的天堂,也是人们休闲放松的绝佳之地。

蓟门在哪儿

遐迹

是明代这些不负责任的文人误导了乾隆,乾隆早已“先入为主”。

那么,在北京历史上,有无真正的蓟门呢?有,又在哪儿呢?

据历史学家考证,历史上确有叫“蓟门”的地方。在金代的中都城,有个地方叫蓟门。《金史》记载:“朕前将诣兴庆宫,有司请由蓟门,朕恐妨市民生业,特从他道”。原来蓟门是个繁华的商业区,皇帝为了不影响百姓做生意,故意绕道而行。《析津志》记载:“蓟门,在古燕城中,今大悲阁南行一里。”在今天,大悲阁早已荒废,其故址在现在的西城区长椿街南口,“南行一里”就是牛街附近,古蓟门早就消失了。蓟门的称谓,应该来自蓟城,那么蓟城又在哪儿呢?历史上西周建立以后,分封诸侯,把中国上古的尧的后代分封在蓟,建立了蓟国,同时也营建了蓟城。蓟城是北京城区最早出现的一座城池,这在文献中是有记载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就记载道:“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学术界一般认为蓟丘位置在今白云观以西、会城门东南一带,当年是一座长满蓟草的小山包,营建城池时以此丘为标志,城建好后也就叫作蓟城了。在白云路西侧的绿化带中,有一座纪念碑,就是专家们所认定的古蓟丘旧址。

在北京西二环的东侧,北京旧城西护城河边,北起木樨地桥,南到菜户营桥,有一条营城建都滨水绿道,滨水绿道中靠近广安门立交桥的地方,有一座“蓟城纪念碑”,上面写着“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意思是说今天北京最早是从这个地方起源的,当时是西周时期,这个城叫蓟城。营城建都滨水绿道中白纸坊桥北面,矗立着一座北京“建都纪念阙”。这才是真正的蓟城。有了蓟城,才有蓟门。然而,在古代诗词中,经常提到的“蓟门”并不是真正指北京蓟城的蓟门,“蓟门”通常泛指幽燕,即今北京这块地盘儿,而不是具体指的哪一座城门。